新元史/卷2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五十一 ◄

新元史
卷二百五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· 外國四

► 卷二百五十三

缅暹罗 八百媳妇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緬甸、暹罗、蘭納

閱文言維基大典文：緬甸

◯外国四

缅暹罗 八百媳妇

缅暹罗

缅国为西南夷，不知其族类所出。有城郭宫室以居，有象马以乘，舟筏以济。其文字进上者，用金叶写之，次用纸，又次用槟榔叶，谓之缅书。

世祖至元八年，大理宣慰司遣乞台脱因等招之，不得见其酋，见其长官，导使者偕来。

十年二月，以乞台脱因充礼部郎中，与勘马剌失里及工部郎中刘源、工部员外郎卜云失，充国信使，赐以玺书曰：“ 间者大理、善阐等路宣慰司导王国使诣京师，且言至

王国，但见其臣下，未得见王，又欲观吾大国舍利。朕矜悯远来，即命来使觐见，又令纵观舍利。益询其所来，乃知王有内附之意。朕一视同仁，今再遣使往谕王国，诚能谨事大之礼，当遣子弟大臣来朝，彰我国家无外之义，用敦永好，时乃之休。至若用兵，夫谁所好？王其思之。”不报。

十二年，建宁路安抚使贺天爵奏：“金齿头目阿郭言：入缅有三道，一由天部马，一由骠甸，一由阿郭地界，俱会缅之江头城。又阿郭族人阿提范在缅掌五甸，户各万余，欲内属，请用为引导。”因言缅王无降云南行省意，去使不返，必须征讨。帝曰：“姑缓之。”

既而，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来附，具言国使前为蒲贼阻道，今蒲人降，国使已达，缅王留之不遣。无何，缅人以阿禾内附，怨之，攻其地，欲立砦腾越、永昌间。时万户忽都、总管信苴日、总把脱罗脱孩方奉命伐永昌之西腾越、蒲骠、阿昌、金齿未降诸部族，驻兵南甸。阿禾来告急，忽都等遂昼夜兼行，与缅军遇，阻河为阵，众约四五万，忽都等兵仅七百人。缅人前乘马，次象，次步卒，象被甲，背负战楼，两傍挟大竹筒及短枪。忽都下令：“贼众我寡，当先冲河北贼。”亲率二百八十骑为一队，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骑傍河为一队，脱罗脱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为一队。战良久，蛮兵败走。追之三里，抵砦门，阻淖而返。有蛮兵万余绕出官军后，忽都复列为三阵，进至河岸击之，又败走。连破十七砦，逐北至窄山口，转战三十余里，蛮兵为象马所践蹂，故大败。日幕，忽都中伤，始收兵。明旦，追之至千额，不及而还。俘获甚众，军中以一帽、一靴、一毡衣易一俘。其脱者又为阿禾、阿昌邀杀，归者无几，官军惟一蒙古人获一象，不得其性被击死，余无死者。时十四年三月也。

十月，云南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率蒙古、爨、僰、摩些军三千八百人征之，至江头城，招降具木、朵要、蒙帖、木耳、木充、磨欲等三百余砦，土官曲腊蒲折户四千、孟靡爱吕户一千，磨奈蒙匡黑答八剌户二万、蒙忙甸土官甫禄保户一万，木都弹图户二百，凡三万五千二百户。以暑热班师。

二十年，大军再伐缅，缅人请降。先是，帝听纳速剌丁言，发四川军万人，命药剌海领之，又佥思、播、叙三州军及亦奚不薛诸蛮军征缅，不果行。至是，诏宗王相吾答尔、右丞太卜、参政也罕的斤率诸将征之。是年九月，大军发中庆。至南甸，太卜由罗碧甸进军。十一月，王命也罕的斤取道阿昔江，达镇西阿禾江，造舟二百艘，顺流至江头城，断缅人水路，自将一军从骠甸径抵其国，与太卜军会。令诸将分攻，破其江头城。

遣人说降缅王，不应。进攻建都太公城，捣其巢，建都及金齿十二部俱降，得珍珠、珊瑚、异采、七宝束带无算。

二十二年，缅王遣其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，请纳款，为孟乃甸白衣头目觞塞阻道，不得行，遣腾马宅者持信札来乞。骠甸土官匿俗报上司，免军马入境。匿俗给榜遣腾马宅回江头城，招阿必立相赴省，且报镇西、平缅、丽川路宣慰司、宣抚司，差三参持榜至江头城付阿必立相、忙直十弄二人，期两月至江头城，宣抚司率蒙古军至骠甸相见议事。阿必立相先乞言于朝廷，降旨许其悔过，后差大官赴阙。

朝廷寻遣镇西平缅宣抚司达鲁花赤兼招讨使怯烈诣其国，宣上威德。又以张万为征缅副都元帅，也先铁木儿为征缅招讨使。敕造战船将兵六千人，以图满带为都元帅总之，由中庆抵永昌，经阿昔甸，以至忙乃甸。

二十四年正月，缅王为其庶子速速古里所执，囚于昔怯答剌之地，又害其嫡子三人，与大官木浪周等四人同为逆。云南王所命官阿难答等，亦遇害。帝决意再征之，以脱满答尔为都元帅，李海剌孙为征缅行省参政，将新附军五千、探马赤一千以行，仍调四川湖广军五千赴之，募能通白夷、金齿道路者从征，令驻缅近郊，俟进止。既而云南王与诸将进至浦甘，缅人诱使深入，大军失利，死七千余人。缅遣使谢罪纳款，云南王允之，就命其渠长为帅，定三岁一贡。二十六年，始遣委马剌菩提班的来进方物。

成宗元贞元年，缅国阿剌札高微班的来献舍利。二年，缅王遣子僧伽巴叔撒邦巴来贡。

大德元年，缅王请岁输银二千五百两、帛千匹、驯象二十头、粮万石，始封其主的立普哇拿阿提牙为缅国王，赐银印，子僧哈八的为缅国世子，赐虎符。又赐王弟撒邦巴一珠虎符，头令阿撒三青少年虎符，遣之。

谕年，复遣其世子奉表入谢，自陈部民为金币齿杀掠，率皆贫乏，以致上贡金币愆期。帝悯之，止命间岁贡象，仍赐衣遣还。

是年，云南省先遣管竹思加使登笼国，其国王遣其舅兀剌合兀都鲁新合二人从管竹思加赴阙。二月，至蒲甘，缅王帖灭的，令可瓦力引兵登舟，执兀剌合兀都鲁新合，劫掠贡物。六月，管竹思加至太公城，缅人阿只不伽阑等来言：“缅王帖灭的实劫夺于尔，

今已去位，新王为邹聂，遣我辈召尔议，遣使入朝。”管竹思加至蒲甘，邹聂曰：“帖灭的引八百媳妇兵破我甘当散当只麻剌班罗等城，又劫夺登笼国贡物。尔等回朝，不知其故，必加兵于我。今帖灭的已废，特差大头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奉贡物入朝。”又移文云南省，称：“木连城土官阿散哥也，皇帝命佩大牌子为官人，初实无罪，前缅王欲杀之。圣旨令官治僧民，前缅王却通叛人八百媳妇，引兵来坏甘当散当只麻剌班罗四族百姓，又劫夺登笼国贡物，故阿散哥也、阿剌者僧吉蓝、僧哥速等废前缅王，令我为王。”行省以闻。

三年八月，太公城总管细豆，移文江头站头目逮的剌必塞马加剌言：“阿散哥也兄弟三人，领军三万，杀缅王以下世子、妻妾、臣仆百余人。”云南省问其持文来者我文哥，言：“缅王就弒时，谓阿散哥也曰：‘我祖以来，不死于刃，可投我水中，或缢死。’。遂缢之，埋尸于屋下，七日风雨不止。见梦于国人曰：‘吾埋不得其地，若焚尸弃骨于水，则晴。’从之，果然。”我文哥出十余日，又闻世子及逃出次子之母，与前此随国信使留缅回回、畏吾儿、汉人百余，皆被害。阿散哥也又逼淫新王之母。是月，缅王之子及其师来奔，陈辞于云南省，乞复仇，大概谓：“阿巴民叛，缅王乞朝廷讨之，叛人怒，谓王请兵来杀掠我等，遂修城聚兵，谋废其王。又僧可速左右及阿剌者僧吉蓝从人相继从叛者，杀密里都拜加郎等族，王谓其兄阿散哥也，可劝汝兄弟勿尔。对曰：‘我说必听，不听我亲伐之。’王悉以国事付阿散哥也，因此得众，遂生二心。王执而囚之。僧哥速等于不雨宿吉老亦之地，筑大城拒守，水陆进兵，来逼蒲甘王释阿散哥也，出见僧哥速等，夺象马，掠百官，求钱物，烧城池，锁王足置豕牢中，分其妻妾。王为皇帝奴，冤若如此，望拯救。”云南行省左丞忙兀都鲁迷失又上言：“缅王归朝十一年矣，未尝违生。今其臣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以三罪加其身，置父子缧绁，又通新王之母，据旧王之妻妾。假三罪皆实，亦当奏从朝廷区处，乃敢擅权废立，岂有此理。今其子来求救，且小甸叛人劫虏官民尚且赴救，答麻剌的微王乃上命为国主，叛臣囚之，岂可不救？抑使外国郊尤为乱，将至大患。”行省以闻。已而又闻新王亦被弒，阿散哥也篡立。九月，中书闻于上，上曰：“忙兀都鲁迷失之言是也，速议奏行。”十二月，阿散哥也犯边，攻阿真谷马来城，距太公城二十里，兵寻退。

四年正月，召忙兀都鲁迷失赴阙，议兵事。五月，故缅王婿马来城土官纳速剌上言：“大德元年，朝廷遣尚书教化的伴送世子僧加八的还国，国王集众听诏，惟阿剌者僧吉蓝、僧哥速不至。二年二月，兴兵叛逆，驻蒲甘近境。王亦整兵，谕叛贼之兄阿散哥也曰：‘尔二弟不听诏，又敢为乱。尔今退兵从命则已，否则治尔同谋之罪。’阿散哥也谕之不从，王遂囚阿散哥也。二人引兵逼城，王遣纳速剌等出战，纳速剌败，被擒。王

令国中诸僧出谓二人曰：‘毋徒苦百姓。尔欲害我乎？若无此心，当释尔史，复乃职。否则，明以告我。’阿散哥也及二弟皆曰：‘王是我主，岂有异心。如不信，请如大寺为重誓。’从之。誓毕，释之。贼退，纳速剌亦得归。至五月，三人合兵攻蒲甘，执王及世子僧加八的、次子朝乞力朝普，囚于木连城，凡十有一月。三年四月十日，阿散哥也令弟阿难答速杀缅王并二子，余子康吉弄古马剌加失巴遁去，放世子于蒲甘，而夺其妻。又分据王妻妾。共立王孽弟邹聂，方十六岁，诛不附己者。十二月，又攻破阿真谷马来两城，纳速剌逃来。”

五月十五日，中书枢密奏：“征缅事，忙兀都鲁迷失请用六千人。臣等谓，缅与八百媳妇通好力大，非一万人不可。”敕：“所拟犹少，可增为一万二千人。”又奏：“忙兀都鲁迷失乞与薛超兀儿、刘都元帅德禄同事，及求云南土官高阿康从军，又请命亲王阔阔监军，以振兵威。”皆从之。上曰：“阔阔虽去，勿令预军事。”

四年闰八月，云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儿、忙兀都鲁迷失等发中庆，期至大理西永昌、腾冲会集。十月，入缅境。十二月五日，至马来城大会。十五日，至阿散哥也兄弟三人所守木连城，三城相接，贼出战，败之，贼闭门拒守。忙兀都鲁迷失、刘左丞据城东北面，恭超兀儿、高阿康参政据西面，正南无军守之。贼日出战，城内四面立三梢单梢炮，向外攻击。官军寻立排沙傅其城。

五年正月，分军破石山寨，又召白衣催粮军二千人攻其城南面。十九日，城上发矢石擂木，杀官军五百余人。

二月二日，阿散哥也令十余人呼曰：“我非叛人，乃皇帝良民。以缅王作违理三事，我等收之，彼自饮药而死，非我等杀之。我等与蒙古人无甚作恶，若许我投降，顾永受约束。”又使人持金银礼物出见。分省官谕贼，三人亲出方可，不然难信，若一年不出，我军亦住一年。贼竟不肯亲出。

二十七日，万户章吉察儿等言：“炎天瘴发，军劳苦，不还实惧死伤获罪。若令我等住夏瘴死，不如赴上前就死。若明白有旨，敦敢不住。在法，口传圣旨勿行，我等今当回军。”二十八日，分省官方议事，章吉察儿等遽率所部退走。二十九日，分省官亦回。三月五日，至阿占国城，追及章吉察儿等。忙兀都鲁迷失移文称：“大事未成，岂可回军。若尔等果不肯住，可留军一半或三千住夏守贼。”平章薛超兀儿、刘左丞、高参政皆言：“平章能住夏，我辈原遍告军官，俱令住夏。”是日，新王之母乘象追及分

省官，诉：“贼拘我于木连城，今始放出，若大军五日不退，必出降。”章吉察儿等宣言：“病军已先行，我等明日亦去，无可议者。”分省官命追回先行军，皆言：“已去远，无及矣。”次日，分省官遂下令班师。恭超兀儿、忙兀都鲁迷失上言：“贼兵困屈，旦夕出降。参政高阿康、土官察罕不花、军官章吉察儿等，同称军人多病，不可住，拟合回军。分省官留之不听，彼既行，分省官亦不能住。”又言：“贼馈阿康酒食，阿康受之，疑是宝货。”又军回五程，阿康出银三千两曰：“此阿散哥也赂诸将校者。”薛超兀儿等言：“此银尔实受之，我辈未尝知也。欲与诸将，尔自处之。”盖因阿康与察罕不花等预此行，故功不成，乞置对以惩受赂者。

八月八日，丞相完泽等奏遣河南平章政事二哥等赴云南，杂问之。自宗王阔阔，平章政事薛超兀儿、忙兀都鲁迷失，左丞刘德禄，参知政事高阿康，下至一二大将，校幕官、令史皆受贼赂，共为金八百余两、银二千二百余两，遂不能号令偏裨。阿康因于察罕不花。令诸将抗言不能往夏，擅回。于是阿康、察罕不花俱伏诛。忙兀都鲁迷失前死。薛超兀儿、刘德禄遇赦，皆追夺宣敕，永不叙用。忙兀都鲁迷失子万户咬咬、忽都不丁，千户脱脱木儿真，杖决有差，皆夺所居，籍其家产之半。其余将校，各以轻重被笞。察罕不花者，丽江路军民宣抚使也。是役也，自宗王以下皆以纳赂丽于罚，辱国莫甚焉。

武宗至大元年，缅使贡白象。帝命朵尔只为兵部侍郎，使其国。

仁宗延祐二年，缅王遣其子脱剌合来朝。六年，复遣其臣赵钦撒入贡。

英宗至治元年，帝御大明殿，受缅国使者朝。

泰定元年，缅国王子吾者那等争立，岁贡不至，命云南宣谕之。三年，缅国王答里耶伯以国乱来乞师，诏云南就近安抚之。四年，答里必牙请复立行省于迷郎崇城，不允。

文宗至顺三年，缅王遣使阿落等十人来贡方物。

惠宗后至元四年，又遣使来贡方物。立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并总管府。

缅国东至八百宣慰司，南至海，西至孟养，北至猛密宣抚司，自司东北三十八程至云南省治。其山曰小豹，其水曰金沙江，缅人恃以为险。其欲狙诈懔悍。男子善浮水，绾■〈髟上言下〉顶前，用青白布缠之。妇人绾■〈髟上言下〉顶后，不施脂粉。事佛

敬僧，有大事则抱佛说誓，或诣僧誓之，然后决。其产、象、犀、马、椰子、白毡、布、兜罗绵。树类棕，高五六丈，结实如掌。土人以面纳罐中，以索悬罐于实下，划实取汁，熬为白糖。其叶即贝叶，写缅书用之。石油自石缝流出，臭恶而黑色，可涂疮。都会：有江头城，至腾冲十五日。太公城在江头南十日。马来城在太公城南八日。安正国城在马来城南五日。蒲甘，缅王城，在安天国城西南五日。所谓缅中五城也。

暹与罗斛，古之扶南国也。暹国，北与云南徼外八百媳妇接壤，东界安南，西北距顷国。罗斛，在暹之南，滨大海。暹土瘠，不宜稼穑。罗斛地平衍，种多获，暹人仰给焉。有大河自暹达于罗斛，东南入海。每夏有黄水自海港涨入内河，农民乘时擢舟播种，苗随水以渐而长，水尺苗亦尺，水退苗熟。有播植无耕耘，故谷丰而贱。《晋书》：“扶南国，西去林邑三千余里，在海大湾中，其境广袤三千里，人以耕种为务，一岁种，三岁获。”是也。历晋、宋齐、梁、隋、唐，屡通贡献。后分为暹、罗斛二国。

世祖至元二十六年，罗斛遣使入贡。成宗元贞初，暹国进金叶表。暹人与麻里予儿旧相雠杀，至是皆归顺。英宗至治三年，暹国来入贡。惠宗至正间，暹始降于暹罗斛。因合为暹罗国。暹罗南境，斗入大海中，形如箕舌，延袤约三千里，远出占城、真腊之西南，隔海相望，成一大湾云。

八百媳妇

八百媳妇者，夷名景迈。世传其长，有妻八百，各领一寨，故名。自古不通中国。

世祖中统初，命将征之，不能达而还。后遣使招徕，置八百大甸军民宣慰司。

又有大、小彻里，本古产里。伊尹四方献令曰：“产里以象齿短狗献周公，作指南车导之归。”故又名车里，后讹为彻里云。其地在元江南，与八百媳妇犬牙相错。

成宗元贞二年，大彻胡会来降，立彻里军民总管府，又置耿东路耿当、孟弄二州。大德元年，八百媳妇叛，寇彻里，遣野老不花讨之，不克。

四年，用云南右丞刘深计，发兵二万，立征八百媳妇万户府二，出四川、云南囚徒从军，人给玑子六十索。深等将兵，取道顺元路，调民供给。土官宋隆济给其众曰：“官军征发汝等，尽翦发黥面为兵，身死行阵，妻子为奴，势所必至。”众惑其言，遂反。

深复胁水西土官之妻蛇节，出金三千两、马三千匹。蛇节不能堪，联结隆济，率苗猱紫江诸蛮，围深穷谷中，攻破杨黄寨，杀掠甚众。朝命陕西平章也速带尔、湖广平章刘国杰，将兵合讨之，大败隆济兵于墨特川。其兄子顺元路同知阿重，缚之来献，蛇节亦乞降，并斩之。深坐弃市。于是，罢所置万户府，留蛇节养子阿阙于水西，以抚其民，而升阿重为宣抚使。

武宗至大二年，八百媳妇与大、小彻里作乱，威远州土官谷保夺据木罗甸，遣云南右丞算只尔威招之，私受谷保赂，竟以败还。

仁宗皇庆初，八百媳妇再寇边，帝降诏招抚之，始献驯象、白象，继遣其子招三听来朝，时大彻里哀用亦遣贡使七十五人诣阙，赐裘帽、靴靴有差。

泰定二年，以土人寒赛为彻里军府总官。四年，八百媳妇请官守，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及木安、孟杰二府于其地。

文宗嗣位，八百媳妇使者昭哀入贡。

其地东至老挝，南至波勒蛮，西至大吉剌，北至孟艮府。自姚关东南行五十程，至其国，有南格剌山，下有河，南属八百，北属车里。平川数千里，幅员广远。其产：巨象，安息、白檀诸香。民皆焚种，剌花样于眉目间，雕题也。好佛恶杀。每村立一寺，每寺建塔，约以万计。有敌人来侵，不得已举兵应之，得其仇即止。俗名慈悲国也。